



山东文物丛书

The Series of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青铜器

Bronze Ware



山东友谊出版社

K876.41
20

青铜器

Bronze Ware

总 主 编 朱正昌

副总主编 高挺先 王凤胜 张长森

编 著 杨 波 李大营 等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铜器/杨波, 李大营编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10

(山东文物丛书)

ISBN 7-80642-401-6

I. 青... II. ①杨... ②李... III. 青铜器(考古) — 简介 — 山东省 IV. 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882 号

山东文物丛书

青 铜 器

总 主 编 朱正昌

副总主编 高挺先 王凤胜 张长森

编 著 杨 波 李大营 等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7306
 发行部 (0531) 2906414 (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13.875
插 页: 8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42-401-6
定 价: 7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山东文物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吴官正	王修智			
主	任	朱正昌				
副	主	高挺先	王凤胜	张长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凤胜	由少平	朱正昌	李亚平	
		刘致福	张从军	张长森	钟永诚	
		聂宏刚	高挺先	谢治秀		

商·“亚丑”青铜钺



商·举方鼎





西周·取子钺



西周·虢叔旅钟



西周·裸人铜方鼎



战国·嵌金银铜豆



春秋·铜方壶



战国·错金银铜牺尊



战国·鹰首提梁壶



西汉·错金银车马器

总 序

吴官正

《山东文物丛书》就要付梓出版了。这是山东文物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和集中展示齐鲁文物整体风貌的综合性著述，是山东文化建设的又一项基础性、开创性工程，凝聚着几代文博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对此，应予铭记。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驰名中外的文物大省。早在远古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春秋以降，勤劳、智慧的山东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哲学、政治、军事、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医药、建筑诸方面，都有伟大的建树和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众多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历代流传的典籍，还是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都是古代山东人民创造精神、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的结晶，是先辈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总结，是中华民

族绚丽多彩的历史长河的璀璨明珠，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借鉴的宝贵财富。

出版这部丛书，不仅在于回望历史长河，展示文化遗产，更重要的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我们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新的世纪，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努力创造新的文化成果，续写齐鲁历史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是为序。

2002年9月

Preface

The Series of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is about off press. It is a comprehensive work,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Shandong history, covers up and shows a panorama of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it is a new fundamental and creative project that embodies efforts and wisdom of generations of archaeologists and natural historians. They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Shandong Province is one of the fountainhead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s famous both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its great amounts of cultural relics. In ancient times, it has developed the Beixin Culture, the Dawenkou Culture, and the Longshan Culture. Sinc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intelligent and hard-working Shandong people have created grand history and splendid culture. They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humankind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politics,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art, education, medicine and architecture and so on, and left behind them a large number of rare cultural legacies. Both books in various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objects unearthed in archeological research are crystallizations of creative, arduous and talented work of ancient Shandong

people. They are a sum – up of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ancestors in transforming nature, society and even themselves. And they are dazzling pearls in the splendi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are also treasures that we can cherish and use for reference in building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eries is not just a retrospect of the long Shandong history and demon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Most important, it helps us carry on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nhance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 self – confidence and the sense of pride, accelerate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endeavor and bolster up our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elev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advanced ones in the world. In the new century, we mu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And we should inherit our fin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assimilate all the advanced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mankind has ever created.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we should keep pace with it and strive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ote our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great rejuven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u Guanzheng
September, 2002

概 述

在当今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史前及文明初曙时期的山东常常被称为“海岱历史文化区”；在礼乐文明广被华夏的周代，“齐鲁文明”又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为浩瀚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强有力的活水和动力。在这里，“海岱”、“齐鲁”既是一个自然地理称谓，更是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将从青铜器一个侧面，向您展示这一区域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山东境内发现的青铜器，最早可追溯到距今 4000 年至 4600 年的龙山文化。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和栖霞杨家圈等遗址出土的铜锥、铜片，尽管器类简单，却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代表了中国青铜器萌芽阶段（或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向人们昭示，创造出了辉煌的史前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重要贡献的海岱地区，也是我国青铜器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相当于夏代和早商时期的岳石文化，不但在青铜器发现的绝对数量上，而且在器物种类方面，较之前一阶段有了长足的发展。泗水尹家城、青州郝家庄、邹平丁公和牟平照格庄等少数几个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都有青铜器出土，器物种类有三角刀、箭头和耳环等。尤其是龙口市征集到的一件青铜甗，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青铜容器的铸造工艺，其技术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进入商代早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业突飞猛进，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大约在早商文化二里岗期，山东的西部地区被商文化所同化。至晚商文化阶段，海岱地区基本纳入了商文化圈。山东发现的商代青铜器，既反映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也保存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属于早商阶段的铜器，主要见于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和庄里西等几个大型遗址。铜器种类较少，主要包括觚、斚和戈等。这一时期的铜器胎壁较薄，纹样相对简单。晚商时代的青铜器分布则几乎遍及全省，重要遗址除了上面提到的几处之外，还有长清小屯、桓台史家、青州苏埠屯、滨州兰家和苍山东高尧等。出土铜器的种类也广泛得多，几乎包括了商代所能见到的所有常见器形，包括容器类的觚、爵、觯、斚、鼎、鬲、甗、尊、簋、盘、壶等，器具类的斧、铈、凿、锯、钺、戈、刀等。铜器的器胎加厚，造型更加合理，纹饰也变得繁缛、华丽。

就铜器纹饰而言，山东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同商代中心区域所见者一样，不论是早商，还是晚商，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纹样，那就是以各类幻化了的动物头部为蓝本刻画出来的兽面纹，俗称“饕餮纹”。这种纹样以兽面构成一个铜器全部装饰花纹的中心，并被其他较次要的纹饰所围绕，形象神秘可怖，呈现出的是一种“狞厉的美”。据研究，这种在青铜器上占主导地位的动物纹样，兼具美术与宗教的意义，在装饰功能之外，起着“沟通天地”、“交通人神”的媒介作用。

青铜器铭文对于古族、古国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山东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大多简约，以族徽和祖先的氏名为主，但也不乏长篇的记事铭文，如清季出土于梁山、现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的“小臣艮犀尊”，铭文长达 27 字，记载了商王征“人方”的事件，可同先秦文献和商代甲骨文相互引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再如，20 世纪 50 年代菏泽征集到的“辛甫卣”，有铭文 22 字，记录商王田猎之事，是研究商代历史地理的珍贵资

料。实际上，就是那些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族徽铭文，若结合文献和甲骨文进行研究，也往往能揭示出重要的研究线索，如已有学者根据滕州、费县和兖州出土的“爻”、“举”和“索”字族徽，尝试复原帝乙、帝辛征人方的行程路线，便很有启发性。

山东境内出土的属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发现不多，这大概同商末和周初连续对东方用兵有关。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遗址有龙口归城小刘庄、滕州庄里西和济阳刘台子等。此期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大都保留了商代晚期的特征，器物种类方面也无新的突破。突出的变化是族徽性质的铭文减少，而记事性的铭文多了，并且铭文明显变长，记事十分具体。如龙口归城发现的启尊、启卣，记述了器主启追随昭王南征荆楚的事，可补史籍之不足，弥足珍贵。而滕州庄里西和济阳刘台子的考古发现，则为西周滕国和逢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和文字资料。

青铜器的变化开始于西周中期，并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其表现是，不仅出现了更加实用的新器种，如用作食器的簋、盥和用作水器的盘、匜等，而且器物造型渐趋简朴凝重，纹饰中动物图案虽仍常见，但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趋于呆板几近模式化，不复具有晚商及周初那种神奇的力量。饕餮纹虽然时有所见，但它们的表达方式趋向固定化，给人传递的神异力量显著递减。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蕴涵人与神话动物关系之转变。对这一现象的传统解释，多求之于周代晚期知识之普及，及由此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的兴起。而根据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则归结于西周中期开始的“祖先的世界与神的世界逐渐分离，成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认为，在商及西周早期，神话中动物的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而到了神祖之世界分离以后的周代后期，神话动物与神的世界被归入了一个范畴之内，而人与动物为敌成为对于神的反抗的一种象征。

与这种趋势相适应，铭文中有关祭祀祖先的内容多被记录人

事或祝福的套话所取代。滕州后荆沟出土的西周晚期的不斲簠，铭文长达 151 字，记录了周人征伐玁狁的一次战役。该簠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不斲簠盖在口径尺寸、花纹和铭文上均相同，应属同一套器物。不斲簠的发现，使器身、器盖珠联璧合，真可谓学术史上的趣谈。

东周时代的青铜器，继续沿着人文化和世俗化的趋势而发展。宗教束缚的解除，使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越来越多地进入青铜器装饰领域。器物由厚重而趋于轻灵，造型由严整而趋向奇巧，纹饰表现手法由象征而转向写实。如诸城臧家庄出土的鹰首壶，以启闭自如的鸟喙作器流，构思奇妙，周身饰以瓦纹，利于随处搬动，显然是出于实用的考虑。瓠形壶则模仿自然界中瓠瓜的形象，使器物平添几分生活情趣。即使有些纹饰繁缛、表现神异动物的蟠螭纹、蟠虺纹等，给人们的感觉也是华丽有余而威严不足。战国时代铜器崇尚素面，而这时流行起来的镶嵌技术和错金银工艺，则弥补了素面铜器的单调感。临淄商王墓地出土的牺尊、长清岗辛出土的铜豆和曲阜发现的铜杖首等，代表了当时嵌错工艺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尤其是临淄商王庄发现的属于战国时代的错金银镶绿松石铜镜，形体巨大，图案华丽，其工艺之先进，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东周时代的山东，列国林立，见于文献记载的，就达四十余个。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但使我们建立起一套主要由陶器、铜器所构筑的年代序列，而且，许多有铭青铜器的出土，还直接为我们研究山东古国史提供了实物和文字资料。曲阜鲁故城、临淄齐故城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就是那些经籍中不常见到的小国，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其文化面貌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如，关于纪（鬲）国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寿光纪台、龙口归城和烟台上乔村发现的铜器铭文，结合文献和甲骨文记载，约略地了解到自晚商至春秋的发展脉络。又如关

于古邾国，过去大家只能从《春秋左传》的片言只语中知道有这么个小国，而通过 1995 年长清仙人台邾国王室墓地的发掘，使得我们得到一大批上迄西周晚期、下至春秋晚期的实物和文字史料。现在我们知道，汉代以来有关邾国地望的认识，存在很多误解，起码是不全面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像莒、费、邳、徐、薛、陈、铸等等，都是借助铜器铭文中国族的称谓，才使其所在的遗址性质得以界定下来，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山东是东夷故地。尽管自晚商以来，东夷文化已逐渐融合到中原华夏文明的大家庭中，但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山东地区仍然保留了不少东夷旧俗。如文献记载东夷是崇尚鸟类的部族，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造形中得到印证。这种习俗在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仍有孑遗，如滕州庄里西出土的鸟足形鼎，曲阜鲁故城和长清仙人台发现的鸟形钮器盖以及诸城臧家庄发现的鹰首铜壶等，都体现了东夷文化的地域特色。此外，莒县境内屡次发现形制诡异的裸人铜方鼎，应是古代社祭“高媒”仪式中模仿祖先降生神话的场面。这一习俗曾广泛流行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但将之表现于青铜艺术中，则是其他地区所未见到的。

战国以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变化，使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青铜器逐渐式微，而为铁器、漆器和瓷器等质地的器物所取代，辉煌千余年的青铜礼、乐、兵、食诸器以其更贴近生活的铜镜、带钩、玺印、钱币等新的形象走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中选取的几件铜镜，就是汉代及汉代以后我国青铜冶铸业的代表作。